

《附件一》

研

究

成

果

計畫名稱：《越南金門會館及其網絡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

計畫主持人：劉名峰/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計畫助理：張汧菲女士/寇氏美源

補助單位：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摘要

1860 至 1940 年代中期為金門海外移民的潮流，因內部經濟之困境、政治之動盪，加上東南亞殖民地經濟興起為吸引力，導致金門人往東南亞諸邦移民規模之幅度增加，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等。金門人在海外各地都成立其同鄉會或鄉社，以作為異鄉與家鄉的記憶連結點。金門會館在東南亞各地可說是在保留與發展過程當中取得平衡，甚至旺盛。大約 1937 年後一大部分金門人移民到胡志明市，直到 1970 年在台灣政府及駐越大使胡璉將軍的支持下成立了越南金門會館，但不久之後卻面對解散的危機。以 1975 年南北越統一為關鍵時刻，1975 年以前胡志明市約有 2000 名金門人，在後來發生排華運動之事件，導致金門人人數越來越少，目前只有 100 多名金門人。故，金門人的生活有一段時間頗為困頓艱苦，家境離散，使得越南金門會館在歷史脈絡中相較於其他會館頗為風雨飄渺。因此，本研究主要透過蒐集越南金門會館與越南金門人的相關文獻，進行歸納、統整並分析，從而探討歷史上金門人與越南地區之間的互動、胡璉將軍與越南金門會館的關係、當局政權對金門人的生活影響如何，然後藉由會館的社會功能如何凝聚他們的認同感，進一步建構出越南金門會館的歷史過程與時代意義。

關鍵字：越南金門會館、胡璉、金門人、排華運動、歷史過程與時代意義

內容	
一、前言.....	4
二、在金門與越南之間：流動的金門人.....	5
三、越南金門會館的歷史過程.....	6
(一)、胡璉將軍與越南金門會館的成立	6
(二)、越南金門會館的成立與興衰	7
1、華人在越南	7
2、中越衝突與越南政府的排華運動	8
四、越南金門會館的時代意義.....	9
五、結論.....	11
六、參考文獻.....	13

一、前言

金門之所以被稱為「僑鄉」，是因為金門人出洋移民的歷史，而這段歷史跟經濟與政治有關。明代萬曆之後，因土地荒瘠、政治鬥爭，牽動金門人移民南洋群的浪潮。1860至1940年代中期，金門海外移民規模大幅增加，其緣由為內部經濟之困境、政治之動盪，逐漸在居民的渴望中形成了向外發展的動力（江柏煒2016：102-103）。加上東南亞殖民地經濟興起為吸引力，本島之居民向東南亞移動。20世紀中葉之前，金門鄉僑的足跡除了在日本和香港兩地之外，且分佈遍及東南亞諸邦，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國。而且，金門人在海外各地成立了金門會館、同鄉會或鄉社作為在他鄉之處與金門的記憶連結點。

就金門會館在東南亞各國的成立年代而言，從19世紀中葉開始，到二十世紀末為止，新加坡金門會館¹於1870年建立，為形成時間最早的會館；馬來西亞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次之，建於1946年；菲律賓有兩間金門人的會館，其為菲律賓南島金門同鄉會²以及菲律賓金門同鄉會³，成立時間不同，前者為1947年，後者則為1985年；印尼泗水金門會館⁴則是於1990年代建之，可說是東南亞最晚成立的金門會館。以筆者越南家鄉為例，越南金門會館（孚濟廟）相較與大部分的金門會館，成立的時間較晚，1970年於西貢⁵成立。隨著每個國家的社會屬性以及移民社群的目的，使得各個金門會館擁有不同的職能與意義。

一般而言，金門會館在東南亞各地（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等）可說是在保留與發展過程當中取得平衡，甚至旺盛。但是在越南的金門會館其實曾經面臨解散的危機，甚至此地金門人的生活於1975年全國統一之後，有一段時間頗為困頓艱苦，導致人數越來越少，使得目前越南金門人人數大約一百多人（阮玉詩、劉俊英2013：58）。於是，本研究的第一個動機，透過瞭解越南金門會館（亦為奉祀牧馬侯的孚濟廟）的歷史變遷，理解當時地方政策是否對他們有些控制制度。另外，與其他金門會館不同的是，越南金門會館一開始是在台灣政府的支持下成立，而且胡璉將軍六十年代在西貢擔任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支持民眾合力建立起來並迎奉金門的「恩主公」牧馬侯陳淵神像到越南，故第二個動機便是探討胡璉將軍對於金門會館的成立及其關係。第三個動機則是探討越南金門人的生活，並瞭解會館對於他們的族群凝聚、認同感以及是否會與金門有所連結。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蒐集越南金門會館與越南金門人的相關文獻，進行歸納、統整並分析越南金門會館的歷史過程與時代意義。所以本研究將分成三部分探討。首先，爬梳金門與越南之間的交流與移民，以瞭解各時期在越南金門人的生活發展；其次，透過胡璉將軍與越南金門會館成立之淵源，及越南解放後（1975年）政府的政策對於華僑的影響，從而瞭解越南金門會館的歷史過程；最後，藉由會館的社會功能及其作為華人社團的一部分，如何凝聚在越南金門人的族群認同感，並作為與金門的連結點。透過這三個部分建構出越南金門會館的歷史過程與時代意

¹ 又稱為浯江孚濟廟。

² 或稱菲律賓宿務金門同鄉會。

³ 全菲為主，於馬尼拉成立。

⁴ 金門同鄉會前身。

⁵ 南越未解放的胡志明市之舊名。

義。

二、在金門與越南之間：流動的金門人

越南有五十四個民族群體，華族是其中之一。越南華人是具有漢裔身份、或已經被漢化的中國少數民族人士。他們移民到越南，且其子孫在越南出生與成長，已入越南國籍，然而他們仍保持漢人的文化特質，主要是表現在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並自我認同為華人者（阮黃燕 2016：267）。現今，大部分華人皆集中於南越各省市，尤其是胡志明市，亦為越南最大的商業中心和港口城市；至於金門人，除了主要定居於胡志明市之外，還有一些部分寥落地分佈於平陽省、同奈省、金甌省、堅江省和芹苴市等省市（阮玉詩、劉俊英 2013：58）。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但估計在越金門人共約 100 至 200 人。因人數稀少，加上與在地廣東、福建華人混居並文化交流，但金門人相關活動也不多，所以很少人注意到金門人的存在。因此，在越金門人的相關研究亦不多。到目前為止，只有阮玉詩和劉俊英研究越南金門人與他們的社會，阮黃燕著則重於現代金門人的自我認同以及董群廉、黃振良的《金門鄉僑訪談錄：香港、越南篇》中有紀錄 12 位金門人的故事；至於研究金門與越南之間的人口移動，就有陳益源《台灣金門、澎湖二島與越南之間的人口移動》的研究。

越南與金門之間的交流之史料記載，最早於明代開始。接著，在《金門縣志》中有提到金門人在越南的足跡，於清嘉慶與乾隆年間（即 1522-1567 年），因認為南洋為「魚米之鄉」以及是一個良好的居住地方，當時的金門人決定出洋尋找生涯計，故許多人選做生意或長途貿易，也有人落戶在他鄉，如新加坡、馬六甲、印尼、越南、泰國、呂宋島和婆羅洲等地方。

就南渡越南的金門人而言，還有一部分金門人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背景之下南渡越南，並在越南落地生根，形成了現在的越南金門人。具體地說，1937 年日本人來侵略金門並作主此地，抓捕年輕人服務兵役、上戰場以及挖戰坑等，使得金門島混亂困頓，那些青年奔走海外避難。在日據時期中，金門人認為以往海上商人稱讚的南洋是唯一的目的地，然後集合於福建廈門，申請上商船去東南亞。他們只知道去南洋做生意，沒有預期的停泊，商船到何處也好。其中，金門人以越南為定居點之部分，有從事擺渡航業，有從事造船廠、鋸木廠、米穀、銅鐵、紡織廠、銀行、倉庫、綢緞、藥材、金飾及運輸貿易等行業；而定居點主要於西貢、堤岸等地區⁶；大約 1975 年前，金門人人數大約兩千多人。至於其原鄉，以古寧頭與大嶼居多，瓊林、下坑、賢厝、古城等村次之。當時，對這些金門人來說，越南是個重要落點。又從《金門縣志·華僑志》中，也可以找到金門人、金門鄉社在越南的線索，縣志也說明身為世界三大粟倉之一的越南，「邑人僑居者為數亦眾，祇因旅外既久，故鄉親友凋零，聲氣遂絕。故年代湮遠之先僑，已無從稽其事蹟矣。現在邑僑二千餘人，大部聚居西貢，堤岸等處，柬埔寨之金邊及寮國人數尤少」（李仕德 2009）。

另外，就金門族人與越南遷徙往來的互動來看，大約自十八世紀直至二十世紀，有三群金門人往安南的記載。所謂安南，因唐高宗時期於該地設安南都護府，位於中南半島東都。至於族譜中的金門人遷徙史，在兩個世紀之內曾有盧氏、趙氏和李氏三個族人往安南。首先，盧氏族譜所記載，盧懷榜（約生於 1775 年左

⁶ 西貢為胡志明市的舊名，堤岸則為胡志明市的一個地區名稱。

右)和盧尚達(生於1868年)已到過安南;盧尚言(約生於1880年後)和其弟為盧尚有(生於1891年)因於日本占據金門逃往安南;盧尚長(約生1890年後)則往河內;旅居越南有兩位是盧金基(生日不明)和盧志生(生於1923年);最後則為盧天厚也往越南。因此,這一部《金門賢聚盧氏族譜》中,可得知在兩百多年之內就有金門賢聚村之人在越南的足跡。不過,他們往安南的目的以及具體的時間點尚未清楚。其次為趙氏家族,2004年因浦邊趙海瑞先生倡議修譜中,可發現八位浦邊趙氏之族大約在二十世紀間往越南的行蹤。第一位是趙文川,推估約在1911年初往越南;第二位是趙永在(1884~1934年)往越南;第三位是趙順富(約生在1880年)往越南;第四位是趙炳耀(約生在1906年後);另外三位是趙海取、趙天撥(趙海取之長子,約1910年生)及趙天賞(趙海取之次子,約1920年生),皆於1937年因日軍佔領金門島而到越南避難;最後一位亦為埔邊村趙氏家族之人是趙金盾(約生於1916年後)也有往越南的行蹤。與盧氏族有所相同,其出洋之動機與目的除了於日據時代出海外逃難之外,族譜中也無詳細說明。最後則為李氏族譜的記載,官澳李根論(生約1900年)以及前山李天註(生於1925年)皆旅居安南(楊樹清2010)。這份資料由埔邊趙海瑞倡議修譜中的發現,但關於李天註和李根論這兩位先生旅居安南的緣由與動機亦難以理解到。故,透過這些族譜所記載的史料可得知此三則族人在過去有到過越南的歷史。

三、越南金門會館的歷史過程

(一)、胡璉將軍與越南金門會館的成立

胡璉將軍(1907~1977),字伯玉,民國前五年舊曆十月十一日生於陝西省華縣。胡璉將軍一生功在黨國,於國家危急存亡之際,兩度主政金門創造古寧頭、八二三砲戰兩次大捷,功勳早已永銘於史冊,並日月而同光。將軍戍金前後八年,雖然這段時間不是很長,但是對金門百姓而言,其功勳與心血果然感動人心。論政務,將軍一生致力主持政務,以服從為職,盡心盡力於整軍經武,極力推動民眾建設、開發農村經濟。其親民愛民之心,至今口耳相傳,足以見其仁愛之深(金門縣政府2005:80-83)。因此,胡璉不僅是將軍,也是金門民眾的「新恩主公」。

胡璉在1964年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越南全權大使,到1972年為止,以卓越的才華,不僅獲得各使節團的敬重,且博得民眾敬愛。所以,越南朝野及各國的使節都很敬愛這位軍人大將。現今,在金門的莒光樓有胡璉將軍文物展示區,此地方有展示將軍任命駐越南大使時,為越南政府所頒贈四枚越南勳章,包含越南第一等退伍軍人佩勳章、越南農村建設勳章、越南一等經濟佩星勳章以及越南文化教育勳章。從而可知胡璉將軍對越南當時的經濟、農村之建設以及文化教育之發展有偉大的貢獻。因此,金門島居民以之為自豪感,且在越南金門僑胞也不例外,他們對這位「金門人的現代恩主公」十分尊敬。

此位現代恩主公仍然保持親民愛民之心,因知其同鄉僑胞漂流到他鄉避難與謀生,故支持僑胞合力建立同鄉會。此座金門會館乃是越南南部金門人聚會的場所,而在胡璉將軍與台灣政府的支持下成立,於1970年正式建設,落成於1974年,成立之初命名為浯江孚濟廟,作為越南金門人的信仰中心,也成為越南金門人同鄉會館。這座孚濟廟供奉的是開浯恩主公陳淵,而廟裡兩尊主祀恩主公和恩主娘更是由外交部轉駐越大使館運抵西貢供奉(李仕德2009:384)。可說越南金門會館,是在胡璉的幫助之下才得以成立,這是越南金門會館與其他金門會館

最大的不同之處。

當地僑胞為響應先總統蔣公倡導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乃由盧天厚、李朝旺、李悅來、陳清越等數十人發起組織「旅越同鄉會」，以連絡感情，團結鄉誼，推陳清越為主席，同時該會聞悉家鄉修建牧馬侯陳淵祠，即慨捐台幣三十萬元為修建費，並在西貢住地亦籌款興建牧馬侯祠一座，以之為同鄉會館（李仕德 2009：384）。也就是說，會館的出現也成了金、越兩地鄉情，同時其負擔會館與廟宇兩個功能。就民眾的信仰來看，因為該廟都奉祀多樣神明，除了都建特有的民間神祇以外，還融合佛教及其他省份特有的神祇，滿足了信眾的心靈需求，以及凝聚在越金門人的族群認同的一種措施。

關於越南金門會館孚濟廟的重修，自 1970 建廟至今只經過一次修改，就是在 1990 年和平之時代。然而，因本土化之關係，該廟重修之時既模仿越南式風格，使得該廟與其原狀不一樣（阮清風 2020：262）。也就是說，金門人聚會的這個場所逐漸地融合了新地方、新文化，把他鄉變故鄉。

（二）、越南金門會館的成立與興衰

1、華人在越南

越南在歷史上是中國藩屬，一度成為法國殖民地，歷經南北越戰爭對峙了二十一年，1975 年成為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共產新國家。自 1975 年 4 月 30 日，作為全越南進入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時代轉折點。

華人與越南本土可說是因地理位置之特殊，許多華裔之族人早已遷移民到越南定居，但除了侵略之兵以外，最早可溯源的史料已證明公元前三世紀此地既有華人之足跡。最普遍的移民潮流是在當時中國內戰開始爆發，如唐末至宋初（960-1279）、宋末至元（1279-1368）、元末至明初（1368-1644）、明末清初（1644-1911）。歷史上，華人移民到越南越來越增加，其主要集中於市商業中心，逐漸也形成了華人群體區（Chinatowns）。於是，自 15 世紀至今，在越南地區形成了四個大貿易中心分別為雲屯貿易中心（15 世紀）、庸憲都市（16 世紀）、會安都市（17 世紀）以及西貢堤岸（18 世紀至今），而其中華人群體對國家貿易的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因雲屯、庸憲與會安此三個地區的發展空間之缺乏，加上自然條件不順利以及戰亂纏綿，使得這些地區經濟情況日益落後，因此華人的經濟貿易地位越來越衰落、失勢。不過，現今西貢堤岸（今為胡志明市）相較與其他城市中心，可說是在越南最發展的貿易中心，從 18 世紀到目前還維持著其經濟發展速度。此外，華僑部分在此地依然如故，扮演起重要角色。綜上所述，過去金門人既選西貢為居住地，同時可以與華裔族群一起生活、社會交流及連結感情。

由於華人之智慧與勤勞，不僅掌握城市商業，並開發鄉村商業，所佔比率較越南人多，因而促進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及西貢河流域之開發，此為華僑對當地之偉大貢獻。另外，過去華人在越南獲得越南朝廷之待遇，可自由出入，自由發展及投資經濟商業，故華僑當時一切權利與越南人無異，對祖國的革命事業有所貢獻。在經濟情況上，越南人較善於開拓農林漁業；至於華人較善於工商業，主要輸出商業產品，促進貿易關係，且掌握祖國的重點經濟之一。於是，早起的越南華僑擁有燦爛之前途，生活頗為富裕。同時，金門僑胞亦為其中之一，不過金門人當時從事多種多類行業，包括農業與商業兩種，生活亦相當富裕及旺盛。根據

《金門縣志》所記載，越南金門人每年匯寄不少金錢給金門島上的族人，除了接濟眷屬、捐助貧苦親鄰之外，還協助家鄉建設、賑災興學、修建宗祠及村莊整建等。在 1963 年，捐款配合興建古寧小學者，有李朝旺捐台幣七萬元及張鴻朝三萬元，李略舜、李奇芳各二萬元，李天送、李贊勝各一萬元，李錫樹、李水藩、錢永順、李錫蕈、李增達、李成家等六人共捐三萬元。李朝旺每年並捐贈古寧小學獎學金五千元，安老院及育幼院每年春節加菜金各一萬元。直至越南淪陷時停輟，又捐助貧苦親鄰，及修建宗祠、廟宇、村莊等，總計不下百萬元，李悅來、張鴻朝、李略舜、李奇芳、李天送、李贊勝等人以對家鄉公益事業有所貢獻居多。盧天厚對公益事業亦具有貢獻，而修整其宗祠祖墳，多大力承擔。到 1974 年，有劉光明捐與金寧國小一萬元（李仕德 2009：385）。直至 1975 年全國解放之後，沒有史冊記載金門僑胞匯寄金錢回金門老家，加上 1975 年之前在西貢堤岸地區大約有 2000 名金門人，但後來人數卻不到 200 名。那麼，為何金門人在此地的生活越來越摔落，沒有像以前那麼富裕，並且社會有什麼變動而使得他們臨到貧苦之景象？必有緣由。從解放以後直至 1986 年，因中越國家利益衝突的關係，政府推動排華之政策，使得兩國關係面對惡化之局勢，從而越南華僑亦無辜地面臨困頓之路。

2、中越衝突與越南政府的排華運動

越共政權的華僑政策與中越關係幾乎是同步演進。基本上，1955 年，中共和越共關於華僑政策既達成協議，故從此以後，政府正實施華人入籍，給予所有華人與越南人同等的權利，而華僑入籍的問題以自願為主，並無強制。1964 年，胡璉將軍到任時，也鼓勵華人入籍，希望順以參與建設當地經濟產出與文化教育。是故，此時為中越同志加兄弟之黃金時期。不久，從 1965 年起，越共政權開始實施「越南化」目標，對華僑的部分進行了許多限制。正式到 1975 年統一後，越南華僑部分開始面臨極端惡化處境。也就是說，當時越共政權已經開始運作「排華政策」之運動，直至 1986 年為止，政策上才逐漸開放。因此，此排華運動可劃分為兩個階段：一為 1975-1979 年間，此一階段政策不斷地升級；二為 1979-1986 年間，運動起落不定，最終緩和。

首先，因領土之爭執，1975 年南北統一之後，在民族利益的驅使下，越南政府在南海歸屬問題上公然違背自己的諾言，採取各種行動侵占西沙、南沙島礁，惡化東南亞和南海局勢，致使中越邊界談判中斷。不久，北越就將前南越所盤踞的南沙部分島礁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國成功收復西沙後，越南想重新奪回西沙幾乎不可能，因為西沙已在中國的有效控制之下，於是越南在通過其外交部宣稱西沙主權的同時，重點把進攻的矛頭指向南沙島礁。除此之外，為維護中越大局，中國在相關公開聲明中仍避免提及中越南海分歧，而是採取高層接觸，努力探討解決邊界爭端問題方式，儘管兩國關於邊界領土爭端的談判未取得任何成果，但是中國政府在南海爭端上也保持著高度克制態度。1976 年春越出版統一後的《越南行政區劃圖》，正式將西沙、南沙兩群島劃為越南領土（郭淵 2013：20-21）。儘管中方為中越關係的發展做出了種種努力，然而越南方面一意孤行，致使中越西沙、南沙爭端此後卻不斷升溫。因此越南對中國的戰略定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友變敵，故此決策導致中越關係進一步惡化的緣由。1976 年間，在此緊張衝突情況下，越南政權內部因懼怕華僑部分抗議，並提防暴亂之份子，欲事先打斷其陰謀，於是做出了一個極端的手段，就是排除華裔之族。

再者，經濟上將華僑鏟除了整個越南經濟圈，政權當局通過「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兌換貨幣、接管華僑社團的產業、禁止商業活動、向輸出的難民索取財物、封鎖所有銀行以及進出口和貿易公司。在南方施行了此迫害華僑之政策後，亦開始驅趕北越華僑，正式透過「淨化邊境」之措施，將居住在邊境地區的華僑驅逐出境。特別是 1978-1979 年間，採取種種手段對黨、政、軍的華人實施大清洗。接著，1979-1986 年代的排華運動之搖擺不定及有互相矛盾，因在打擊排除華人之時，同時也威脅到越南的國計民生。但是，越南當局並無改變其政策，故此排華運動也無法終止。之後，中央通過三次做出決策，態勢逐步趨緩。第一次為 1982 年的「第 10 號指示」，改正此前的錯誤，華人可視為越南公民並有經營及辦學權利。但，1983 年的「第 14 號條例」卻取消以上所述的華人之權利。一直到 1986 年為「進入全國改革之時代，實施社會主義之目標」，故歧視與排斥華之政策已正式取消。

正因如此，1975-1986 年間內華僑的生計更加艱苦，至於金門人，有的被迫轉到偏遠地區或鄉下居住，有的被清算財產，西貢政權完全禁止他們有買賣的行為，工廠也關閉，使得這些金門人無事業可做。據《金門日報》所言，南越解放以後，有些華僑回台灣去，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派四艘軍艦接駁，但因戰事緊急而中華民國大使館無法全數安排。另外，有一些金門人失落親戚，只好留在此地方，生計更加貧窮。而留下來的這些金門人，因欲尋找生涯之路，交易買賣活動都是私下或在暗中進行。另有一部分較為富有的金門華僑，移民到加拿大或美國居住。估計目前金門華僑僅剩約 50 戶，而絕大多數是第二代、第三代（許維民 2018）。除此之外，有些人離開胡志明市去住在東南部的平陽、同奈省和西南部的芹苴、金甌和堅江等省市（阮玉詩、劉俊英 2013：58）。關於當時的金門會館之局面，南北統一後已漸漸式微，由於當地排華政策的影響，使得在越金門人經濟日趨蕭條，生活十分艱難貧苦；加上會館的會員越來越少，故會館停滯一段時間，不復往日光之景，甚至還面臨可能被政府收沒、解散之命運。之後，自 1986 年起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華僑同胞完全回歸正常生活，並具有自由參與經營活動、交流社會、文化教育等公民權利。而金門會館—孚濟廟亦從那往後開始復甦及取得平衡，開放給同鄉們交際往來。

四、越南金門會館的時代意義

經歷長期的政治動盪，曾經面臨消失的危機之金門會館，終於找回作為連結在越金門人的會館之社會功能。以下就會館的功能以及越南金門人的族群認同感兩個主要部分分別論述，以便探討金門會館的時代意義。

金門人是越南華人當中數量比較少，加上金門人相關活動不多，所以很少人注意到這一族群的存在。自建該會館至今，該會館模式以廟宇為基礎，其主祀為開悟恩主公陳淵及恩主娘，此外奉祀多樣神明，融合佛教及其他省份特有的神祇，滿足了信眾的心靈需求。於是，該廟為民間信徒聚會拜神的場所，一邊辦理相濟功能，一邊實現越南金門人共有的香火，並且信眾透過此場所來連結感情。不過，因 1975 年排華事件發生之後，金門會館安靜了一段時間。從那往後，會員越來越少，人事組織早已有名無實。金門會館之所以人數不多，是因為大多數同鄉經濟力薄弱，以無心參與。其次，年輕一輩無長輩引領，不太願意入會，並與會館漸行漸遠。實際上，會館無收費，而且香火祭品完全是隨信眾之好心，但是其他人擔心入會要繳納各種會費，認為本會收入不明及不妥當。原則上，會館的財政

亦以自願性為主，但其他人也認為看不出入會之利益，故不願意加入會館。除此之外，有一部分金門人根本本土化成越南人，由於在此地生活當中，與本地人一起結婚、做生意或互相交流，所以日益在其意識中亦被地方化。

此外，實際上廟會活動也不多，每年通常只舉辦恩主公、恩主娘的神誕日及春節等。不過，這些廟會對金門會館的會員而言極為重要。又據阮玉詩和劉俊英〈越南金門人與他們的社會〉提及，金門會館同鄉人們通常都會捐助費用或貢獻祭品以舉辦廟會活動，絕大多數貢獻約十萬至二十萬越幣，有些家庭帶蛋糕、餅乾和水果作為供品；至於會館的核心成員，其實他們只是少數部分，而捐款一百萬至兩百萬越幣（阮玉詩、劉俊英 2013：58）。也就是說，會館第一個功能是作為信眾的心靈寄託之場所，他們透過此場所來祭拜、想念以及知恩諸位神明與祖先，並祈求祂們的保佑。因此，此會館之所以存在到現今，是因為其對這部分華僑同胞以及會館本身的功能來說，擁有十分重要的意涵。

自從 2000 年代以來，金門會館之所以逐漸受到台灣人的注意，是因為通過旅客的介紹，於是本會館與金門縣政府和居民的來往渠道已被恢復，目前以文化與經濟交流為主。從加入金門閩南文化圈以來，在越同鄉們也不妨地跟東南亞各國金門同鄉會加以聯繫及交流；除了同鄉連結與交流之功能以外，此會館還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即作為協助同鄉們之社團。因「恩主娘」聖誕⁷，2010 年九月 8 日，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楊司恭也來祭拜和樂捐、慰問鄉親，有二十多位鄉親來參加，共募集到約七百元美金做為會館基金。會館希望有機會一點一滴募集、累積經費，幫助更多窮苦的鄉親，也讓大多鄉親能找到工作（楊樹清 2010）。也就是說，由於此祭拜日子之事件，作為金門會館同鄉們的連結點，因此也受到越南—台灣之間的職能機關的關心，從而盡力幫助窮苦或失業的鄉親，此事亦為該會館最高貴的使命。再者，該會館於 2011 年間，做了會旗以便於加強與地方的交流。社會中，會館也作出不少積極的貢獻，曾受到當地政府的高度評價（阮玉詩、劉俊英 2013：60）。從此，可說是金門會館在當地社會中的位置有所貢獻，因為該會館既表現其相當職能以及存在價值。

雖然會館是個那麼重要的角色，但年輕一輩具有本土化而不願意入會的現象，使得會館可能會面對被遺忘的危機，並且年輕一輩可能會漸漸地將同鄉會移除其記憶。從 2010 年《金門日報》所發表的〈孚濟香火搶救金門會館〉，可看到此重要和急迫之現象。首先，就是會館秘書趙寶福先生向鄉情網發求救信：「現在因為同鄉人少，多數同鄉又沒錢，年輕一代大多不懂家鄉話，金門會館很少人來，越南政府不久就來收沒，歸屬越南政府，情況緊急，希望各地金門會館救助，希望各旅遊公司率團到越南—孚濟廟（金門會館）參觀和救助」（楊樹清 2010）。透過趙寶福先生的來信可理解到他的願望，一是希望可以找到各地金門同鄉、同鄉會的救助；二是能夠把同鄉情感牢牢繫綁住；三是搶救越南金門鄉情最後的堡壘：讓會館免於被政府收沒、解散的下場。

因而，為了檢證趙寶福在《金門日報》傳達的消息，2011 年 11 月，旅台金門同鄉會理事長聯誼會召開三次會議，其內容主要以「搶救越南金門會館」為議題，此場會議也受到金門縣政府的重視。接著，縣政府初步瞭解情況是否真實，會中決議函請行政院僑委會與外交部先協助瞭解胡志明市金門會館的現況，必要時請金門縣政府派員或與同鄉會組團前往胡志明市實際察看金門會館面臨的困

⁷ 即農曆八月初一

境。因此，台中市同鄉會理事長周壽海、烈嶼公共事務協會會長林永輝、桃園縣同鄉會理事長戴德滿、台北縣同鄉會理事長黃獻平等陸陸續發言，都贊成先委請僑委會與外交部駐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先行了解越南金門會館（孚濟廟）實際遭遇的困境，以及越南政府何以要沒收該產業。再來討論需要救助的總經費，以及各同鄉會如何發起樂捐或募款。各同鄉會也對越南的金門會館表達強烈關心與支援的立場，對金門縣政府的救助該會館行動，將出錢出力、全力支持（翁碧蓮 2010）。到 2011 年，台北駐胡志明市的經濟辦事處已派出工作人員去找來龍去脈然後獲得調查結果如下：趙寶福為旅越金門同鄉會第二代，他父親與叔父早年經常出入此會館，後因經商離開胡志明市，漸與會館失聯。趙寶福之所以返回會館，是因為欲尋找失聯同鄉，適逢會館深月餘，不能入門（阮玉詩、劉俊英 2013：61）。於是他所說的「越南政府即將沒收會館，四處陳情求」只是自己揣測，尚未越南政府公布。雖然如此，從此事件中可看到越南金門會館的重要性，以及會館在金、越兩地的政權之關注。而最重要的是，越南金門會館——亦為孚濟廟，自建立至今雖然經過歲月漫長的歷史變動，但它是台灣與越南兩國之間唯一的同鄉會館。故在地華僑可透過此連結點表白其難言之隱，以解決生活問題；或協助貧苦之同鄉們解決失業之問題，找到明亮之路；或許因廟宇之功能寄託其崇奉之心靈，想念故鄉之恩主。

雖然保留故鄉文化是個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對於「以他鄉變成故鄉」的同胞而言，此事一時難以決定該走何方。在新空間生活當中，地方性制度、風俗文化及世態人情會支配人們的意識以及逐漸地進入其生活品質。是故，在這些族群之間的關係無形中形成了文化交叉及互相融合的現象。針對越南金門華僑的社會組織，他們本來屬於福建閩南人的一部分，所以認為福建文化遺產為其文化主流。由於居住與謀生環境的關係，其跟越南廣東華人以及越南人有所連結與合作，如婚姻或經濟等方面。在家庭組織的一面，他們家庭是屬於閩南人的家族組織，但當前的金門人強烈地接受南部越南人之影響，加上當時未改革開放之前，社會生活條件十分惡例，親戚家眷分散南越各地。於是，以後逐漸以核心家庭為基本平台，而宗法觀念幾乎不存在，宗族文化亦逐漸褪色。此事對於閩南宗族社會而言是一個重要的事，因為閩南人以宗族組織法為基礎，從而凝聚其族群認同意識。不過，現代越南金門人並無族譜，因為他們祖先旅越時是戰亂時代，出海並無帶去其家譜；再者到越南謀生之艱難困苦，因而沒有重新建立家譜。另外，金門同鄉人有關的所有資料在 1975 年皆為他們所燒毀，以免後患。所以，當時的金門人只能通過父母的敘述才瞭解本籍貫在金門島上是哪個村莊，哪個坑等等（阮玉詩、劉俊英 2013：61）。

總之，在現代化過程當中，現代越南金門人由於生活環境與條件的同化，並且先人為戰亂所分離疏散，故後代子孫家庭組織中早已失傳宗族文化。之前，金門同鄉們還保持著血統尊重傳統多層次結構，以及按照家族曾賜給孩子起名。不過，此習俗已深受本土主流文化而逐漸「越南化」，最後亦消失；而越南會館作為在地金門人與金門之間的連結，越來越薄弱，更漸漸淡出歷史舞台。

五、結論

金門之所以被稱為「僑鄉」，是因為金門人出洋移民的歷史，而這段歷史跟經濟與政治有關。金門人在海外各地成立了金門會館、同鄉會或鄉社為其在他鄉之處的記憶連結點。而胡志明市金門會館為越南與金門還有台灣之間的重要橋樑，

以及成為越南華人社區的聚合點之一。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爬梳，探究越南金門會館的歷史變遷。首先，瞭解各時代金門人與越南本土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在異鄉的生活如何，其中發現此地金門人的生活於 1975 年全國統一之後，因十年間內排華事件劇烈地演進，導致此階段越南華僑的生活頗為困頓艱苦，且遇到親戚家眷離散之境。同時，越南金門會館也關閉了一段時間，甚至面臨解散的危機。其次，探討金門會館的成立，發現會館的特殊點在於一開始是台、越兩國政府之間的支持下成立，並由胡璉當時在西貢擔任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引導建立。最後，探討越南金門會館的時代意義，瞭解其社會功能如何，從中找出越南金門人及其會館有什麼連結，從而亦瞭解到因本土化的影響及文化交叉，使得此部分金門人的認同感與凝聚力有所變化。

六、參考文獻

江柏煒，2016，〈海外華人社會文化的田野調查經驗：以金門社群為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102-109。

阮玉詩、劉俊英，2013，〈越南金門人與他們的社會〉。《鵝湖月刊》39：58-64。

阮黃燕，2016，〈雙重身份的尷尬：談現代越南金門人的自我認同〉。頁 267-269，收錄於陳益源編《2016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臺南市：成大中文系。

阮清風，2020，〈越南南部閩南廟宇及其廣澤尊王信仰初探〉。頁 357-376，收錄於陳益源編《201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臺南市：成大中文系。

郭淵，2013，〈20 世紀 70 年代越南南海政策與南海局勢的惡化〉。《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19-25。

李仕德，2009，《金門縣志·第九冊·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2005，《金門風雲—胡璉將軍百年紀念專刊》。台北：黎明。

楊樹清，2010，〈孚濟香火搶救越南金門會館〉。金門日報，鄉訊版，9 月 18 日。

許維民，2018，〈金門人在越南〉。金門日報，鄉訊版，11 月 22 日。

翁碧蓮，2010，〈搶救越南金門會館旅台鄉親動起來〉。金門日報，鄉訊版，11 月 1 日。

26 October 2021

劉名峰博士、寇氏美源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Dear Sir/Madam,

**2021 ISSCO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4-5 December 2021
- Notification of Abstract Acceptance**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is proud to organise the 2021 ISSCO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on 4-5 December 2021. The conference is jointly organis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SSC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Sun Yat-Sen University along with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Research Centre at Universiti Malaya. The conference's theme is, "Effects of Covid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Asia-Pacific and other themes on Chinese Overse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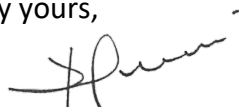
I am delight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submission to the 2021 ISSCO Regional Conference has been successful, and will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Panel on "越南與菲律賓華人的文化建構" of the conference programme. Please refer to the table below.

Panel 1: 越南與菲律賓華人的文化建構	
Moderator: 張瓊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Panel Name	Title
劉名峰	越南金門會館的建制與發展
寇氏美源	
鄭得興	越華文學的難民二代與他者記憶共構
侯建州	菲華現代文學中的義山書寫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year's conference will be conducted online. We will communicate further on thi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Dr Tan Miao Ing at email: tanmiauing@um.edu.my or Dr. Ho Kee Chye at email: hkeechye@um.edu.my.

Thank you again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2021 ISSCO Regional Conference.

Sincerely yours,



Professor Datuk Dr. Danny Wong Tze Ken
Dean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附件三：寇氏美源以本計畫為基礎，發表其碩士論文的計畫時的照片



